



彙纂麗史

三十一

叛逆傳

桓宣吉

伊昕巖

康兆

李資謙

拓俊京

妙清

鄭仲七

李義方

李義旼

鄭義方

曹元正

石隣

崔忠獻

怡流

誼

共三十二

リ 6
4062
21



4062
22-21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四十一

叛逆一



孔子作春秋尤嚴於亂臣賊子及據地以叛者其誅死者而不貸所以戒後也夫人臣忠順則榮其身保其宗而美名流於後叛逆者未有不脂潤鼎鑊赤其族而覆其祀者可不戒哉作叛逆傳

桓宣吉

桓宣吉與其弟香寔俱事太祖有翊戴功太祖拜宣吉馬軍將軍委以腹心常令率精銳宿衛其妻謂曰子才力過人士卒服從又有大功而政柄在人可不

景泰彙纂卷之三

懷乎宣吉心然之遂陰結兵士欲伺隙為變馬軍將
卜智謙知之密告太祖以跡未形不納一日太祖坐
殿與學士數人商國政宣吉與其徒五十餘人持兵
自東廂突入內庭直欲犯之太祖策杖立厲聲叱之
曰朕雖賴汝輩至此豈非天乎天命已定汝敢爾邪
宣吉見太祖辭色自若疑有伏甲與衆走出衛士追
及毬庭盡擒殺之香寔後至知事敗亦亡追兵殺之

伊昕巖

伊昕巖業弓馬事弓裔以鉤距得見任用弓裔末年
將兵襲取熊州因鎮之聞太祖卽位潛懷禍心不召

自至士卒多亡熊州復為百濟所有刑臺令閻萇與
昕巖比隣萇知其陰謀具奏太祖曰昕巖棄鎮自來
罪實難原然與我情分有素且其反形未露彼必有
辭萇請密伺之太祖遣內人至萇家從帳中候之昕
巖妻桓氏至則謂其無人旋已長吁曰吾夫事若不
諧吾受禍矣言訖而入內人以狀聞遂下獄具服令
百僚議其罪皆曰當誅太祖親讓之曰汝素蓄凶心
自陷刑辟法者天下之公不可私撓昕巖流涕而已
令斬於市籍其家不問黨與

康兆

康兆穆宗時累官中樞使右常侍出爲西北面都巡
檢使穆宗寢疾恐金致陽謀變遣皇甫俞義往迎顯
宗以殿中監李周禎附致陽權授西北面都巡檢副
使卽日發遣仍徵兆入衛兆聞命行至洞州龍川驛
內史主書魏從正掌書記崔昌曾坐事被黜深怨朝
廷常欲構亂俱謁兆給言主上疾篤太后與致陽謀
奪社稷以公在外手握重兵矯命徵召足下當還本
道舉義兵保國全身時不可失兆潏然之便歸本營
太后忌兆來遣內臣守岳嶺使過行人中外洵洵傳
王已薨兆父患之爲書納竹杖中令奴剃髮爲僧往

妙香者報兆云王賓天姦兇用事可舉兵來以靖國
難奴晝夜急走至兆處氣竭而薨兆按得杖書愈信
王薨遂與副使吏部侍郎李鉉雲等領甲卒五千至
平州聞王在兆喪氣垂頭良久諸將曰業已來不容
中止兆遂決意廢立乃遣分司監察金應仁率兵往
迎大良君先奏王曰上疾彌留國本未定姦黨窺覷
致此危亂今欲定國本以係人心除賊臣以快衆憤
恐致聖情驚動宜出御龍興寺卽掃清大內然後迎
之王信之是日應仁與俞義到神穴寺奉顯宗還翼
日鉉雲兵入迎秋門大躁穆宗驚懼執行簡送兆所

給事中卓思政郎中河拱辰皆奔于兆兆至大初門
據胡牀崔沆出自省兆起揖沆曰古有此事乎兆不
應於是兵士闌入穆宗與太后仰天號泣率宮人小
豎及蔡忠順劉忠正等出御法王寺兆坐乾德殿御
榻下軍士呼萬歲兆驚起曰嗣君未至是何聲邪俄
而俞義等奉顯宗而至遂卽位於延寵殿兆廢穆宗
爲讓國公使閣門通事傅巖等守之遣兵殺致陽父
子及行簡等七人流其黨及太后親屬周禎等三十
餘人于海島穆宗使沆請馬於兆送二騎穆宗及太
后乘之出自宣仁門向忠州行至積城縣兆遣尚藥

直長金光甫進毒穆宗不肯飲光甫謂中禁安霸曰
兆言若不能進毒可令中禁軍行大事不爾吾與若
俱族矣夜霸等弑之以自刎聞取門扇爲棺權厝于
館顯宗以兆爲中臺使鉉雲爲副使尋授兆吏部尚
書參知政事元年五月契丹主聞穆宗廢弑將發兵
問罪王乃以兆爲行營都統使鉉雲及兵部侍郎張
延祐副之統兵三十萬軍于通州以備之十一月契
丹主自將步騎四十萬號義軍渡鴨綠江圍興化鎮
兆引兵出通州城南分軍爲三隔水而陣一營于州
西據三水之會兆居其中一營于近州之山一附城

而營兆以劔車排陣契丹兵入則劔車合攻之無不
摧靡契丹兵屢却兆遂有輕敵之心與人彈碁契丹
先鋒耶律盆奴率詳穩耶律敵魯擊破三水砦鎮主
告契丹兵至兆不信曰食少則不容嚼多入然後告
曰已多兆驚曰信乎若見穆宗立于後叱曰汝奴休
矣天伐詎可逃耶兆脫鞶牟跪曰死罪死罪言未訖
契丹兵至縛兆裹以氈載之而去鉉雲亦被執契丹
主解兆縛問曰汝臣我乎對曰我是高麗大臣何更
臣汝乎再問對如初剛而問對亦如初問鉉雲對曰
兩眼已瞻新日月一心何憶舊山川兆怒蹴鉉雲曰

汝是高麗人敢爾兆遂被殺

李資謙

李資謙中書令子淵之孫慶源伯顥之子以門蔭進
為閣門祇候女弟為順宗妃順宗薨與宮奴通資謙
坐免官睿宗納資謙第二女為妃由是驟貴至參知
政事進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加守大尉賜翼聖功臣
號封其母金氏通義國大夫人妻崔氏朝鮮國大夫
人同日降三勅于其第封邵城郡開國伯王薨太子
幼諸弟頗覬資謙奉太子卽位是為仁宗拜資謙
中書令邵城侯下詔欲異其禮數羣臣請書表不稱

臣宴會不與百官庭賀待制金富軾以爲不可從之
尋冊爲漢陽公以母喪去位王遣樞密院使朴昇中
詔諭資謙曰君之於臣不名者蓋所以表闡功德優
禮親賢况公功崇德重不可與羣僚同其稱謂自今
所降書詔不稱名不稱卿仍趣釋服赴朝資謙上表
陳謝請終制王又遣使冊爲朝鮮國公食邑八千戶
府號崇德置僚屬宮曰懿親崇德本逆臣金致陽宅
號後乃知之妻封辰韓國大夫人授其子之美樞密
院副使公儀刑部侍郎之彥尚書工部郎中之甫尚
書戶部郎中之允殿中內給事之元閤門祇候王出

乾德殿門外親傳詔書百官詣殿庭賀次進資謙第
賀資謙釋服上官坐中書省宰樞文武官於階上綴
行陳賀是日大雨雷電資謙欲固其權寵納第三女
于王王不得已從是日大風飛瓦拔木尋又納其第
四女是日又大風雨王旣冊資謙推恩赦二罪以下
其日中外所獻悉歸資謙命有司葺資謙第改號重
興宅令資謙入處遣參知政事李壽同知樞密院事
許載下詔賜衣櫛金帛土田仍幸其第置酒用家人
禮資謙私遣其府注簿蘇世清入宋上表進土物自
稱知軍國事資謙權寵自盛有不附已者百計中傷

竈王弟帶方公備于京山府流平章事韓安仁于海
島殺之又流崔弘宰文公美李永鄭克永等五十餘
人以其族屬布列要職賣官鬻爵多樹黨與自爲國
公禮數視王太子號其生日仁壽節內外賀謝稱箋
諸子爭起第宅連亘街陌賄賂公行四方饋遺輻湊
腐肉常數萬斤奪人土田縱僕隸掠車馬輸物小民
皆毀車賣牛馬道路騷然又欲知軍國事請王幸其
第授策勒定時日事雖未就王頗惡之內侍金粲安
甫鱗常侍左右揣知王意乃與同知樞密智祿延欲
捕資謙流遠地召上將軍崔卓吳卓大將軍權秀將

軍高碩等圖之時之元妻父拓俊京與其弟俊書俊
臣頗用事卓等素疾俊臣居已上故許之約既定夜
率兵入宮先殺俊臣及俊京子純祇候金鼎芬等投
尸於宮城外內直旗頭學文踰城告資謙資謙與俊
京及之美等相顧戰恐召集宰樞百寮于其第使之
美往復議問皆莫知所對俊京曰事急矣不可坐待
乃與侍郎崔暹祇候李侯進錄事尹翰等率數十人
至朱雀門不得入使翰踰城折鑰開關入至神鳳門
外呼譟聲殷地祿延卓等謂外兵大集膽落不能出
資謙使人火崔卓吳卓秀碩等家囚其妻子平明俊

京見俊臣屍益怒與之甫湜侯進翰金鼎黃曹舜舉
文仲經等名聚軍卒授軍器庫兵仗進圍昇平門資
謙子僧義莊亦領僧徒而至宮內兵分守子城門王
御神鳳門張黃繼俊京軍望見羅拜呼萬歲王使問
汝輩何為操兵而至對曰聞賊入禁中欲衛社耳王
曰無之朕亦無恙汝等可釋甲遂縋下內帑銀幣賜
軍卒令侍御史李仲起居舍人胡宗旦宣諭軍士解
甲投兵俊京怒拔劍逐仲等令軍卒復擐甲執兵大
呼流矢及御前以楯蔽之義莊之徒以斧斫神鳳門
柱自樓上射斫者即斃資謙使奏曰請出禁中作亂

者不爾恐驚動禁中言甚不遜王默然俊京遣人謂
資謙曰今日向晚恐賊乘夜竊發及其未發焚宮門
而索之資謙使之美問平章事李壽答曰宮宇相比
延燒不可撲滅甚不可也俊京不待報取少府監黃
灰木將作監木橦積東華門廊火之風焰煽熾須臾
延入內寢及晚俊京之甫被甲上馬率兵百餘人至
春德門守門內侍李叔晨開門納之俊京入左掖門
前禁衛別將李作將軍宋幸忠拔劍逐之俊京退作
手闔門俊京使人守諸門令曰有自內出者即殺之
夜王步至山呼亭侍從皆散惟近臣林景清等十餘

人在王恐被害作書請禪位於資謙資謙畏兩府議未敢發言壽颺言於座曰上雖有詔李公豈敢如是資謙意遂沮涕泣還書曰臣無二心惟聖鑑諒之資謙遣承宣金珣請出御南宮王步至景靈殿命內侍白思清奉祖宗真納諸內帝釋院智井乃出西華門乘馬至延德宮具卓導前後京使郎將張成拔劍突入執卓斬之又殺左僕射洪灌分遣人執崔卓秀碩作甫麟幸忠大將軍尹成韓景將軍朴英宋仁史惟挺吳挺臣漢卿郎將李儒內侍崔箴員外郎朴元實等皆殺之軍士死者不可勝計內侍奉御王觀大將

軍尹先郎將丁寵珍別將張成好從王在南宮資謙請出之王不得已從之使人請勿殺之甫皆殺之資謙又與俊京議亂作日直宿者無貴賤皆殺之壽執不可乃止是日宮禁焚蕩惟山呼賞春賞花三亭及內帝釋院廊數十間僅存百官狼狽奔散資謙請王幸重興宅西院王去仗衛從間道及院門大卿金義元崔滋盛以重興宅執事出迎郎將池錫崇散員權正均隊正具含自山呼亭至南宮不離左右至是錫崇等扶王將入北門資謙使郎將李積善牽出錫崇挽御衣疾呼王顧積善蹴其脅猶不釋御衣裂幘頭

觸楣而破崔湜出拜罵曰有聖旨汝何敢爾積善遂
釋之宦者趙寧諂事資謙王召湜寧曰錫崇等三人
至誠愛君更無他心爾等爲我請勿令殺俊京從之
流遠地王升堂資謙與其妻拍手拊地哭曰自皇后
入宮願生太子及聖人誕生祈天求命無所不至天
地鬼神鑑吾至誠不圖今日反信賊臣欲害骨肉王
羞赧無言王自居西院左右皆資謙黨動止飲食皆
不自由百僚移寓附近寺館備員而已宰相朴昇中
許載以下皆諂附資謙王密與內醫崔思全謀諭俊
京令効力王室俊京心然之王賜俊京詔會之彥奴

罵俊京奴曰汝主射守位火宮禁汝當沒爲官奴豈
得辱我俊京聞之大怒走詣資謙第免冠曰吾罪大
當詣所司自辨徑出不復顧資謙遣之美公儀請和
俊京罵曰前日之亂皆爾等所爲也何獨謂我當死
乎卒不與見因宣言欲歸老吾鄉王聞之遣知樞密
院事金富佺趣令視事王移御延慶宮資謙寓居宮
南鑿北垣以通宮內取軍器庫甲兵藏之家王常獨
往北垣仰天慟哭移時資謙欲圖不軌置毒餅中進
王妃密白以餅投烏斃又送毒藥令妃進妃奉椀
陽蹶覆之妃卽資謙第四女也俊京旣與資謙構隙

思全又乘間說之俊京乃決策附奏願自効王使謂
俊京曰國公雖僭亂反狀未著朕若先舉親親之意
謂何徐俟其變應之未晚常使中人伺之一日俊京
在兵部注擬王手書小紙密遣宦者趙毅示俊京曰
今日崇德府軍持兵至殿北將入寢門朕若遇害實
否德所致所可痛者太祖躬業列聖相繼以至寡躬
若爲異姓所易非獨朕罪實輔相大臣所濫恥也惟
卿圖之俊京乃以御筆示尚書金珣珣跪號天泣曰
有旨如此義當死事公其可安乎俊京與珣率上衛
將校竇吏二十餘人出北門倉卒無所持各取柵木

爲棒自金吾衛南橋入宮毅延呼曰事急矣趣入遂
閉廣華門李公壽隨至王命開一扉納之巡檢都領
鄭惟晃率百餘人入軍器監分授兵甲向延慶宮路
見資謙黨柳元湜卽殺之俊京擐甲急入宮王出殿
門遲之俊京奉王以出資謙之黨射之俊京拔劍一
呼無敢動者王入御軍器監嚴兵衛俊京使承宣康
侯顯召資謙資謙服素而至俊京與公壽議繫資謙
及妻子于八關寶斬其將軍康好高珍守等分遣人
逮捕支黨王出御廣華門使告于衆曰禍起蕭牆大
逆不道賴忠臣義士舉義除害衆皆稱萬歲懼呼拊

躍至有流涕者王還御延慶宮流資謙及妻崔氏子
之允于靈光之美公儀之彥閣門祇候朴彪文仲經
直長朴永太史令梁麟冬官正梁獬李叔晨李葵大
將軍金好將軍池顥等三十餘人及官私奴凡九十
餘人分配遠地彪最姦黠媚資謙出入臥內凡聚斂
附益皆其所為中路殺之沈于水流朴昇中于蔚珍
資謙尋死于靈光後三年召還崔氏贈資謙檢校太
師漢陽公崔氏封卞韓國大夫人

拓俊京

拓俊京谷州人其先本州吏求為胥吏不得肅宗為

雞林公就其府為從者遂補樞密院別駕肅宗九年
從平章事林幹伐東女真師敗俊京介馬入賊陣斬
將奪俘與校尉俊旻德麟各射殪一人賊少却俊京
將退賊以百騎追之與大相仁占射殺賊將我軍得
入城授千牛衛錄事睿宗二年以中軍兵馬錄事從
尹瓘伐東女真戰于石城英州大捷瓘承制拜閣門
祇候又戰于吉州有功事聞授工部員外郎語在瓘
傳王嘉俊京功名見其父謂恭于內殿從容勞問賜
酒食銀一錠俊京累遷衛尉卿直門下省仁宗初由
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拜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守

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尋辭歸鄉王遣侍郎崔湜追
及於牛峯郡諭之乃還轉門下侍郎平章事四年二
月與李資謙舉兵犯闕王諭以効力王室會俊京與
資謙有隙五月執資謙流之以功拜門下侍中俊京
辭不受乃拜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圖形壁上明年左正言鄭知常以俊京既去資謙恃
功跋扈且知王忌俊京遂上疏曰丙午春二月俊京
與崔湜等犯闕上御神鳳門樓諭旨軍士皆免甲權
呼獨俊京不奉詔脅軍前進至有飛矢過黃屋者又
引軍突入掖門焚宮禁翼日移御南宮凡侍左右者

皆執而殺之自古亂臣罕有若此誠天下之大惡也
陛下雖有不忍人之心豈以一時之功掩萬世之罪
乎請下吏罪之乃流巖墮島又明年量移谷州八年
詔曰俊京妻子完聚給還其子職田集三品以上臺
諫侍臣于都省籍李拓黨及子孫之罪藏諸所司二
十二年詔曰拓俊京雖失為臣之節亦有衛社之功
可授朝奉大夫檢校戶部尚書數旬疽發背死于谷
州

妙清

妙清西京僧仁宗六年日者白壽翰分司西京以妙

清爲師二人託陰陽秘術以惑衆鄭知常亦西京人
深信其說以爲上京基業已衰宮闕燒盡西京有王
氣宜移御爲上京乃與近臣內侍郎中金安謀曰吾
等若奉主上移御西都當爲中興功臣非獨富貴一
身亦爲子孫無窮之福遂騰口交譽近臣洪彝敘李
仲孚及大臣文公仁林景清從而和之遂奏妙清聖
人也白壽翰亦其次也國事一一咨問而後行則政
成事遂而國家可保也乃歷請諸官署名平章事金
富軾參知政事任元凱承宣李之氏獨不署書奏王
信之於是妙清等上言臣觀西京林原驛地是陰陽

家所謂大華勢若立宮闕御之則可并天下金國執
勢自降三十六國皆爲臣妾王遂幸西京命從行宰
樞與妙清壽翰相林原驛地命金安營宮闕督役甚
急時方寒沍民甚怨咨七年新宮成王又幸西京妙
清之徒或上表勸王稱帝建元或請約劉齊挾攻金
滅之識者皆以爲不可王終不聽王御新宮乾龍殿
受羣臣賀妙清壽翰知常等言方上坐殿聞空中有
樂聲此豈非御新闕之瑞乎遂草賀表請宰樞署名
宰樞不從曰吾儕雖老耳尚未聾空中之樂曾所未
聞人可欺天不可欺也知常忿然曰此非常嘉瑞宜

書青史昭示後來而大臣如此深可嘆也表竟不得
上明年西京重興寺塔灾或問妙清曰師之請幸西
都爲鎮灾也何故有此大灾妙清慚俛首良久抽拳
舉顙曰上若在上京則灾變有大於此今移幸於此
故灾發於外而聖躬安信妙清者曰如是豈可不信
也妙清又說王築材原宮城置八聖堂于宮中八聖
一曰太白仙人文殊師利二曰龍園嶽六通尊者釋
迦佛三曰月城嶽天仙大辨天神四曰平壤仙人燃
燈佛五曰木覓仙人毗婆尸佛六曰松嶽震主金剛
索七曰甑城嶽神人勒叉天王八曰頭嶽天女優婆

夷皆繪像安仲孚知常等以爲此聖人之法利國延
基之術安等又奏請祭八聖知常撰其文曰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是名得一之靈卽無而有卽實而虛蓋
謂本來之佛肆於平壤之中卜此大華之勢安八仙
於其間奉白頭而爲始恍矣至真雖不可象靜惟實
德卽是如來其飾誣說如此十年始修宮闕平章事
崔弘宰及公仁景清董其役及開基妙清使弘宰等
皆公服序立將軍四人甲而劔立四方卒百二十人
槍三百人炬二十人燭而環立妙清在中以白麻繩
四條四引作法自言此太一玉帳步法禪師道說傳

之康靖和靖和傳之於我臨老得白壽翰傳之非衆人所知也妙清壽翰又奏上京地勢衰故天降災孽宮闕焚蕩須數御西京禳災集禧以享無窮之業王問諸日官皆曰不可知常安及大臣等曰妙清所言卽聖人之法不可違也乃以妙清爲隨駕福田壽翰入內侍幸西京行至金巖驛風雨暴作晝忽晦冥衛士顛沛玉控轡迷路或陷泥潭侍從失王所之宮人哭泣及晚雨雪寒甚人馬駱駝死者甚多西京父老檢校太師致仕李齊挺等五十人希妙清知常旨上表請稱尊號建元知常等因說王曰大同江有瑞氣

請上應天心下順人望以壓金國王以問之氏對曰金國強敵不可輕也况兩府大臣畱守上都不可偏聽一兩人言以決大議王乃止妙清壽翰等嘗密作大餅空其中穿一孔盛熟油沈于大同江油漸出浮水面望之若五色因言曰神龍吐涎作五色雲此嘉瑞也請百官表賀王遣公仁及參知政事李俊陽等審視之時有業油韃者言熟油浮水則有異色使善泅者索得大餅乃知其詐元凱上書請戮妙清等於市以絕禍萌不報十一年直門下省李仲侍御史文公裕等上疏曰妙清白壽翰皆妖人也其言怪誕不

可信近臣金安鄭知常李仲孚宦者庾開結為腹心
屢相論薦指為聖人又有大臣從而信之是以主上
不以為疑正人直士皆疾之如讎願速斥遠言甚切
直不報仲等退而待罪十二年王以妙清為三重大
統知漏刻院事賜紫初妙清累請巡御西京而災異
荐至其黨誣稱無害至是固請西幸欲濟逆謀王以
大臣諫官言不果行十三年妙清與分司侍郎趙匡
兵部尚書柳昂司宰少卿趙昌言安仲榮等據西京
反矯制執副留守崔梓監軍事李寵林御史安至宗
等囚之又遣偽承宣金信執西北面兵馬使李仲并

諸僚佐及列城守臣皆囚西京鹽庫凡上京人在西
都者無貴賤僧俗皆拘之遣兵斷岳嶺道又遣人劫
發諸城兵掠近道牧馬皆入城國號大為建元天開
號其軍曰天遣忠義署官屬自兩府至州郡守並以
西人為之偽批下見者竊笑匡仲榮從旁叱之初仲
榮以佛事招集徒眾與妙清柳浩等結為黨與西人
因之陰令舉事事集殺之妙清與匡等率城中文武
會觀風殿號令諸軍欲分數道直趣上京壽翰親舊
在西京者為書招壽翰曰西京已反可抽身以來壽
翰子清持遺壽翰壽翰以書奏之王召示公仁公仁

曰是事難究真偽姑祕之王乃召宰樞議之命富軾
元凱及承宣金正純會兵部治兵爲討賊計遂以富
軾爲元帥往征之遣內侍柳景濂曹晉若黃文裳往
西京宣諭戢兵西人開城門引入觀風殿呂匡坐東
妙清坐西其餘文武集殿庭皆戎服景濂等至殿門
呂等下庭拜問聖體饋酒食遣還云當奉表奏聞倉
卒未果請先以此歸奏付書一封云主上移御此都
不然必有變辭甚不遜繼遣詹事崔京上表請王臨
幸表至咸曰以臣召君可斬其使王欲息兵乃賜京
酒食幣帛命爲分司戶部員外郎慰諭遣還召問兩

府大臣將以是日出師富軾等諸將詣闕俟命安等
謀緩兵期以圖不斬乃奏引見金使受詔而後移御
大明宮遣將猶未晚也或告安等潛聚兵仗私相偶
語陰謀不測富軾謂諸相曰西都之反知常安壽翰
與其謀不去此輩西都未可得平密諭正純使勇士
曳出三人斬於宮門外乃奏之流妙清黨陰仲寅李
純茂吳元師崔逢濬于遠島西人至成州矯制執防
禦官僚散入人家飲食州人知其僞擊殺五六人囚
二十餘人馳聞王獎諭賜官僚藥各一銀合將吏幣
帛有差漣州吏康安世中郎將金仁鑑捕僞兵馬副

使李子奇將軍李英及卒六百餘人王又獎諭賜錦
二段絲帛八疋諸城聞之擒殺西賊一千二百餘人
富軾大軍至列城震懼富軾遣僚掾于西京曉諭至
七八匡等知不可抗欲出降猶豫未決會金淳夫賫
詔入城西人遂斬妙清昂及昂子浩首遣尹瞻等偕
淳夫獻之且自請罪於是梟三人首于市下瞻獄匡
意不免復反富軾以城險不急攻列營持久城中糧
盡驅出老弱者富軾知可取狀築土山設砲機為攻
具十四年選銳卒萬餘分三道進攻賊兵大潰匡闔
家自焚死西都平妙清壽翰知常昂匡等妻子並沒

為奴婢知常初名之元少聰悟有能詩聲擢魁科歷
官至起居注人言富軾素與知常齊名於文字間積
不平至是託以內應殺之知常為詩得晚唐體尤工
絕句詞語清華韻格豪逸自成一家法

鄭仲夫

鄭仲夫海州人為人方瞳廣頰美鬚髯身長七尺餘
州上軍籍封其臂詣省部宰相崔弘宰見而奇之充
控鶴軍仁宗朝補牽龍隊正除夕設儺戲王臨視內
侍金敦中年少氣銳取燭燃仲夫髯仲夫手持辱之
富軾怒白玉將縛拷王異仲夫為人密令走免仲夫

由是噉敦中毅宗初復進爲校尉御史臺奉詔鎖壽
昌宮北門仲夫與散員史直哉擅開出入臺請治仲
夫王不許累轉上將軍是時毅宗荒淫不恤政事遊
幸無度日與諸學士吟賞風月酣飲達曙每至佳境
駐蹕忘返大將軍鄭仲夫以下諸將疲困憤惋始有
不軌之心承宣林宗植起居注韓賴怙寵傲物蔑視
武士衆怒益甚二十四年八月王自延福亭如興王
寺日晚諸將士餒甚仲夫出旋散員李義方李高等
起而從之密語仲夫曰文臣得意醉飽吾儕不堪飢
頓請以一死決之仲夫曰今便當舉事然王若自此

還宮可且隱忍以須倘復移幸普賢院無此機會也
翼日王將幸普賢院至五門召侍臣行酒酒酣顧左
右曰壯哉此地可以肄兵命武臣爲五兵戲蓋知武
官缺望欲因以厚賜慰之也賴恐武士見寵輒懷猜
忿大將軍李紹膺與一人搏不勝而走賴遽前批其
頰墜階下王與羣臣撫掌大笑林宗植李復基亦罵
紹膺武將金光美梁肅陳俊等失色相目於是仲夫
厲聲詰賴曰紹膺雖武夫官爲三品何廷辱邪王執
仲夫手慰解之高拔劍目仲夫仲夫止之至昏駕近
普賢院高與義方先行矯旨集巡檢軍王纔入門羣

臣將退高等手殺宗植復基于門賴走匿御牀下王
大驚使宦者王光就禁之仲夫曰禍根韓賴尚在王
側請出之賴挽王衣不出高拔劍脅之乃出殺之指
諭金錫才顧義方曰高敢於御前露刃邪義方瞋目
叱之錫才不敢復言於是承宣李世通內侍李唐柱
雜端金起莘等扈從文官大小臣僚皆遇害積屍如
山初仲夫與義方約曰吾曹袒右去幘頭否者殺之
由是武人不去幘頭者亦多見殺而承宣金敦中在
途聞變佯醉墮馬而逃盧永醇素與武士善故免王
大懼欲慰安其意賜諸將劍武臣益驕先是童謠云
何處是普賢

利隨此畫同刀或告仲夫曰金敦中先認而逃若入
殺至是果驗城奉太子閉門固拒奏捕亂首則事將不測仲夫大
驚義方曰若爾我不南投海即北走胡耳遂遣疾足
者夜抵京城候敦中第敦中不在仲夫等聞之喜曰
事濟矣乃畱其黨守行宮高義方紹膺等選驍勇直
走京城入宮門執樞密院副使梁純精司天監陰仲
寅大府少卿朴甫均監察御史崔東軾等殺之抵太
子宮執員外郎李仁甫等十餘人又殺之內直員僚
無得免者使人呼於道曰凡戴文冠者雖胥吏皆殺
之卒伍蜂起搜殺判吏部致仕崔裒判吏部事許

洪材同知樞密徐醇知樞密崔溫尚書右丞金敦時
大司成李知深祕書監金光中吏部侍郎尹敦信衛
尉趙文貴大府卿崔允諤侍郎趙文振內侍陳玄
光侍御史朴允恭郎中康處約等五十餘人王益懼
召仲夫謀弭亂仲夫唯唯不對王卽拜高義方中郎
將諸將軍加守司空僕射仲夫遂以王還宮王光就
謀聚徒誅仲夫事泄大索隨駕宦侍二十餘人皆殺
之仲夫憾敦中燃鬚購捕甚急敦中竄入紺嶽山中
從者以告殺之於是逼遷王于軍器監太子于延恩
館高蔡元欲弑王梁淑止之九月放王于巨濟兵部

侍郎趙冬曦在西海道聞變將往東界舉兵討賊至

鐵嶺猛虎當路不得過追騎及而捕之遂見殺以仲夫

曦有平耽羅之功議流遠地守者遠殺之投尸于水內侍少卿崔儆值等又

被殺凡所殺文臣盡撤其第陳俊止之曰吾輩所嫉

怨李復基韓賴數人爾餘人無罪悉加誅戮亦已甚

矣今若盡撤其家其妻子將何賴乎義方不聽縱兵

毀之自是習以爲常微涉讎怨輒毀其家又殺嬖宦

白子端倖臣榮儀等梟首于市其他宦寺及怙寵驕

恣者戮之幾盡初毅宗創壽星祠兵部郎中陳允升

監董其役軍士輸石者枰而納之至是有一卒至允

升家給曰有旨先詣闕者拜承宣允升出軍士殺之
抱以大石仲夫領兵迎王弟翼陽公皓卽正位拜仲
夫參知政事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策功第一圖形
閣上二年以仲夫爲西北面判行營兵馬中軍事初
東北面兵馬使金甫當素有膽氣仲夫等忌之甫
當與錄事李敬直張純錫柳寅俊等謀舉兵討仲夫
復前王純錫等至巨濟奉毅宗出居雞林仲夫義方
聞之使將軍李義旼散員朴存威領兵趣南路安北
都護府執送甫當敬直等斬之于市初甫當之謀起
兵也獨內侍陳義光裴允材知之甫當臨刑誣曰凡

我文臣孰不與謀於是切誅戮投之江水旬日之
間剗殲殆盡脫於庚寅之禍者至是無得免者矣中
外洵洵莫保朝夕李俊義陳俊等請義方止殺戮郎
將金富亦謂仲夫義方曰天意未可知人心不可測
恃力不揆義猶雞衣冠世寧少金甫當乎吾輩有子
女者通婚文吏以安其心可久之道也衆從之自是
禍稍止義旼等至雞林弒毅宗明年拜仲夫門下侍
中仲夫性貪饕殖貨無厭廣植田園家僮門客依勢
橫恣中外苦之初毅宗構私第三處曰館北宅曰泉
洞宅曰養井洞宅聚貲以鉅萬計至是仲夫與義方

義方

高分取之廣德里舊有太后別宮仲夫子筠請貨之
太后卻其直與筠筠召工拓其舊制距太后時御宮
不百步於歲行爲太后忌方王惡之欲止其役憚筠
不果仲夫重修普濟寺落成請王臨幸有司諫止仲
夫強王行兩府宰樞侍臣同時赴燕五年仲夫年七
十諷禮官依漢孔光故事賜几杖國事皆關決百官
詣門賀六年諸領軍宣言曰承宣鄭筠僕射宋有仁
擅權橫恣去此則南賊自服矣筠懼乞解職仲夫以
病請免仲夫家奴犯法毆所由中丞宋訢治之仲夫
怒欲斬訢筠止之筠久掌兵部銓注請謁輻湊筠厭

之單騎往天神寺以避之王遣使諭還改知都省事
仲夫旣老家居筠有仁與李光挺鄭存實等表裏用
事凶恣無道筠棄舊妻誘尚書金貽求女爲妻又潛
圖尚公主王患之將軍慶大升素憤忿欲討仲夫父
子至是銳意誅之募勇士踰宮城就斬筠於直廬因
發衛士分捕仲夫有仁父子仲夫等聞變竄匿悉捕
斬之梟首于市中外大悅有仁在仁宗時以其父衛
社以身授太子府指諭太子偏愛之始娶宋商徐德
彥妻獲財累萬厚賂王光就求三品毅宗末轉大將
軍及仲夫用事逐其妻求仲夫女爲妻明宗初出爲

西北面兵馬使人拜兵部尚書驟登樞府大張禍福
進退人物皆出其口進參知政事時仲夫在中書有
仁以親嫌不得入省在樞密累年潛託內人拜守司
空尚書僕射及仲夫致仕乃拜門下侍郎平章事閔
令謨先為侍郎王畏有仁使班令謨上有仁固讓從
之有仁請壽德宮居之富貴華侈擬於王室八關會
王遣內侍宣花酒時少晚有仁怒不受王遣承宣敦
諭乃受平章事樞密使文克謙副使韓文俊俱以名
儒為王倚重有仁疾之文俊嘗為一卒詣有仁請官
有仁因發怒曰公國大臣敢以私事伺候執政之門

乎會克謙有服不從法駕有仁以為失近臣體並劾
奏之王重違其奏依違數日有仁論執愈堅王命右
承宣文章弼諭曰文俊固可罪若有服不扈從故事
也何以處克謙有仁猶不奉詔杜門數日克謙等密
奏曰聖慈至渥然臣等恐陷不測願徇其請以快其
心王不得已下制並左遷宰相以下屏氣累足側目
而視慶大升因眾怒遂誅之子羣秀童駭拜全羅按
察使并斬之光挺起自行伍毅宗之廢也光挺與有
力拜大將軍累陞樞密院使郎將莊南性剛直嘗面
責鄭存實驕傲重房劾甫南忿怒光挺構南流遠島

陰使人擠水中聞者氣塞九年光挺進拜平章事十三年冢宰閔令謨欲告老年未七十光挺規代其職先自上表乞退蓋趣令謨致仕也尋代令謨守太傅判吏部事十四年八月太白犯上將執法光挺詐上表辭俄而太白退舍復就職十一月八關會王觀樂于棊庭上壽酒王歎曰卿已老矣光挺投淚嗚咽恐以老見褫也人皆笑之明日上表乞退舊例乞退必以其年十月光挺至十一月乃乞退二十四年卒存實賞賈紅鞵工彥光家約以白金三十五斤但輸二十三斤給曰待徙舍畢償也彥光不肯存實怒誣曰

家人將白金十二斤過市彥光掠奪之拘彥光拷問彥光計窘賂存實銀十二斤得釋存實託路監欲毀路徇民舍民賂之乃止其貪暴類此累官至守司空

李義方

李義方全州人毅宗末為牽龍行首與鄭仲夫李高等作亂王懼拜義方鷹揚龍虎軍中郎將兄俊儀為承宣明宗立授大將軍殿中監冊為壁上功臣圖形閣上元年大將軍韓順將軍韓恭申大譽史直哉車仲規等相與言李義方李高等擅殺朝臣害及忠良非義也義方聞而殺之惟仲規素與義方善免死流

外高有非望之志陰結惡少及僧魁修惠玄素等日
夜宴飲因謂曰大事若成汝等皆登峻班遂作偽制
及太子加元服王將宴于麗正宮高爲宣花使嘗與
宴陰令玄素招致惡少聚法雲寺斬馬饗之使各袖
刃隱于牆屏間將作亂校尉金大用子爲高驅使聞
其謀以告義方素惡高逼已於是候高至宮門外卽
以鐵椎擊殺之令巡檢軍分捕黨與皆誅之其父嘗
惡高不肖不以爲子故獨配流三年封王女爲宮主
近臣上壽夜分未罷義方攜妓入重房與諸將縱飲
喧嘩擊鼓聲聞于內略無畏忌尋轉衛尉卿興威衛

攝大將軍知兵部事明年歸法寺僧百餘人犯城北
門殺宣諭僧錄彥宣義方率兵千餘擊殺數十僧餘
皆散去兵卒死傷者亦多翼日重光歸法弘化諸寺
僧二千餘人集城東門門閉乃燒城外人家欲延燒
崇仁門入殺義方兄弟義方徵集府兵逐之斬僧百
餘府兵亦多死者令府兵分守城門禁僧出入義方
又遣府兵毀重光福興等寺俊儀止之義方怒曰若
從爾言事不成矣遂焚之取貨財器皿以歸僧徒要
擊於路還奪之府兵死者甚衆俊儀罵義方曰汝有
三大惡放君而弑之取其第宅姬妾一也脅奸太后

女弟二也專擅國政三也義方大怒拔劍欲殺之文
克謙止之曰以弟殺兄惡莫大焉何面目見人乎若
吾言不可先殺我義方與克謙善且其弟隣為克謙
女壻故從其言俊儀出走西門義方自引劍割其脅
而臥仲夫曰兄弟鬪宮中何理邪欲執俊儀殺之仲
夫妻聞之使人謂曰義方兄弟之事於卿何與由是
俊儀得免然交舊莫敢往見門客亦散俊儀往謝義
方義方亦潛往謝之義方拜左承宣納其女為太子
妃時西京留守趙位寵起兵謀討義方仲夫元帥尹
鱗瞻禦之敗還位寵兵向京都來屯京西權有路上

義方怒甚執西京人尚書尹仁美大將軍金德臣將
軍金錫才等無貴賤悉誅之梟首于市領兵出先遣
崔淑等數十騎突陣擊殺數人諸軍乘之西兵驚亂
大敗而走義方乘勝逐北至大同江位寵收散兵復
守城義方屯兵城外留月餘苦寒不能戰復為西兵
所敗乃還義方自納女東宮益擅威福濁亂朝政眾
心憤怨鱗瞻將復討位寵治兵西郊僧徒亦從軍義
方偶出宣義門外仲夫子筠密誘僧宗昂等託有求
訴隨義方後伺隙斬之分捕俊儀兄弟及其黨高得
元柳允元等皆殺之僧徒以為賊臣之女不可配東

官奏黜之六年義方門客將軍李永齡別將高得時
隊正敦章等欲爲義方報仇謀殺仲夫事泄重房捕
永齡等竄遠島一時武臣皆義方麾下相謂曰軍國
權柄屬之重房者實由義方之力遂配宗昱等十餘
僧于海島

木齋家孰彙纂麗史卷之四十三

木齋家孰彙纂麗史卷之四十四

叛逆二

李義旼

李義旼慶州人父善以販鹽鬻器爲業母延日縣王
靈寺婢也義旼少時善夢見義旼衣青衣登黃龍寺
九層塔以爲此兒必大貴及壯身長八尺膂力絕人
與兄二人橫於鄉曲爲人患按廉使金子陽收掠拷
問二兄瘦死獄中獨義旼不死子陽壯其爲人選補
京軍乃攜妻負戴至京會日暮城門已閉投宿城南
延壽寺夢有長梯自城門亘闕歷梯而登覺而異之

義旼善手搏毅宗愛之以隊正遷別將鄭仲夫之亂
義旼所殺居多拜中郎將俄遷將軍明宗三年金甫
當起兵以張純錫柳寅俊爲南路兵馬使純錫寅俊
等至巨濟奉毅宗出居雞林仲夫李義方聞之使義
旼及散員朴存威領兵趣南路義旼等至雞林有人
遮說曰前王來此非州人意乃由純錫寅俊等爾其
徒不過數百皆烏合之衆去其魁則餘悉潰走請少
留吾歸圖之第願勿加罪州人義旼曰我在勿憂其
人遂入州謀諸衆曰純錫輩非今王所遣殺之何害
夜以兵圍而攻之斬數百人列其首於路之左右以

待義旼幽毅宗于客舍使人守之乃引義旼等入城
出毅宗至坤元寺北淵上獻酒數盃義旼拉脊骨應
手有聲便大笑存威裹以褥合兩釜投之淵中忽旋
風大起塵沙飛揚人皆呼噪而散寺僧有善泅者取
釜棄屍屍出水渌有日魚鼈烏鳶不敢傷州戶長弼
仁等密具棺瘞水濱義旼自以爲功拜大將軍明年
趙位寵起兵義方以義旼爲征東大將軍知兵馬事
義旼將兵赴戰流矢中目進軍鐵嶺四面鼓譟急擊
大破之方攻連州有興化道逆賊數千來屯北川救
之義旼領兵出拒冒刃入其屯斬一騎將賊兵退是

後賊聞義旼兵至輒奔遁不敢敵以功拜上將軍七
年位寵餘兵復聚保香山義旼領八將軍往擊之斬
三百餘人告捷九年慶大升誅仲夫朝士詣闕賀大
升曰弑君者尚在焉用賀爲義旼聞之大懼聚勇士
于家以備之又聞大升都房謀害所忌益懼乃於里
巷樹大門以警夜號爲間門京城坊里皆效而樹之
十一年拜刑部尚書上將軍初大升之誅許升也義
旼以兵馬使出鎮北塞有人謬傳國家誅大升義旼
聞之大喜曰吾欲殺大升未果是誰之謀歟先我著
鞭矣大升聞而銜之義旼還懼不自安稱疾歸其鄉

王屢召不至及大升卒猶不至王懼爲亂授工部尚
書遣中使敦諭乃至引見便殿王內實畏忌外施恩
慰中外嘆王柔懦尋加守司空左僕射二十年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判兵部事時宰相多武人知樞密院
事金永存副使孫碩同在院相詬罵如兩虎哮吼同
列畏縮稍稍引去唯副使王度從容誘解一日義旼
與杜景升同坐中書誇曰某人自矜勇力吾擊仆之
如此遂用拳撞柱榱桷爲之動景升曰某時之事吾
以空拳奮擊衆皆奔潰遂撞之拳陷於壁後義旼與
景升坐省議事相失奮拳擊柱曰爾有何功位在吾

上時人語曰掖垣李杜密院孫金或作詩嘲之曰吾
畏李與杜屹然真宰輔黃閣三四年拳風一萬古二
十三年南賊蜂起其劇者金沙彌據雲門孝心據草
田嘯聚亡命剽掠州縣王聞而患之遣大將軍全存
傑率將軍李至純李公靖金陟侯金慶夫盧植等討
之至純義叟子也義叟嘗夢紅霓起兩腋間頗自負
又聞古讖有龍孫十二盡更有十八子之語十八子
乃李也因懷非望稍損貪鄙收用名士以釣虛譽自
以籍出慶州潛有興復新羅之志與賊沙彌孝心等
通賊亦贈遺鉅萬至純貪婪無厭聞賊多財物欲鉤

致之陰與交通資以衣糧鞋襪賊亦遺以金寶由是
軍中動靜輒泄以至屢敗存傑嘗以智勇名至是忿
恚曰若以法治至純其父必害我否則賊益熾罪將
誰歸至基陽縣仰藥而死二十四年王冊義叟爲功
臣兩府文武羣臣皆就第賀義叟擅銓注政以貨成
支黨連結廷臣莫敢誰何多占民居大起第宅奪人
土田肆其貪虐中外震懼嘗自駱駝橋築堤高數尺
挾堤種柳人稱爲新道宰相義叟妻崔氏兇悍因妬
格殺家婢且與奴私義叟殺奴逐妻多引良家女子
有姿色者爲婚旋復棄之諸子倚父肆橫至榮至光

尤甚世謂之雙刀子至榮嘗爲朔州分道將軍舊例將軍必承兵馬指揮然後巡行道內至榮專擅出入略無畏忌閤門祇候崔莘尹奉使到朔州至榮不迎命以褻服同食公館忽手捧莘尹欲毆殺之力困少休莘尹走免至榮取莘尹衣服火之殺麾下螺匠一人凡忤意者輒殺之聞人有美室闔其夫出必脅亂之路遇美婦人輒使從者擁去汙而後已嘗與牽龍朴公襲爭妓花園玉有憾拔劍逐公襲于宮門義旼請罪至榮王不許請流花園玉王遣內侍李德宇囚妓至榮突入獄逐德宇出其妓又逼淫王嬖姬王不

得罪之朝野痛憤義旼女爲承宣李賢弼妻淫縱與毋同賢弼醜之不與同居至純諫其父曰公以孤寒位將相宜有教方以守富貴今子孫橫暴怨結於人禍必不旋踵矣二十六年至榮爲將軍奪崔忠粹家鵠忠粹怒告其兄忠獻欲誅義旼父子忠獻然之義旼適在彌陀山別墅忠獻等往殺之梟首于市時至純爲大將軍至光爲將軍聞變率家僮戰于路至純見忠獻等多助自揣不勝與至光遁走至榮以碧瀾江普達院爲願利欲跨江作橋攜妓往安西都護府令吏民助其費吏民畏懼抽斂白金七十斤與之

民不堪其弊忠獻遣將軍韓休往捕之休侵夜入府
至榮方與太守許大元宴戴花把酒休斬之傳首于
京安西民喜曰至榮死吾屬無患矣忠獻遂請遣祇
候韓光衍于慶州夷義旼三族分遣使諸州誅其奴
隸及黨附者流賢弼于原州至純至光詣仁恩館乞
罪忠獻曰此禍本也不可貸斬之義旼不會文字專
信巫覡慶州有木魅土人呼爲豆豆乙義旼起堂於
家邀置之日祀祈福忽一日堂中有哭聲義旼恠問
之魅曰吾守護汝家久矣今天將降禍吾無所依故
哭未幾敗有司奏請去壁上圖形詔燬之

鄭方義

鄭方義晉州吏也神宗三年晉州公私奴隸羣聚作
亂屠燒州吏家五十餘延藝方義家州吏告牧官追
捕之方義手弓矢入謁司錄全守龍守龍詰曰何爲
持弓矢拜乎方義曰欲捕賊魁他人已擒故入賀耳
守龍曰不然汝持弓矢亦必作亂也卽拷問方義款
無他釋之太守李淳中聞之曰方義正欲作亂司錄
縱之非也遂枷鎖方義下獄翼日欲更鞫方義弟昌
大突入庭脫去枷鎖扶出因嘯聚羣不逞隲突州里
殺素所仇怨者牽連被殺至六千四百人於是淳中

等懼閉閣不出方義脅令視事多斂邑內銀瓶欲賂朝中權貴以自免按察副使孫公禮行部至晉按問之吏民畏方義皆曰無罪淳中竟坐流草島王遣少府監趙通中郎將唐績安撫晉州方義鍊兵擅生殺虐焰甚熾通等至但拱手而已時陝州賊光明計勃亦豪橫為一方巨害晉人與方義有隙者往投陝州賊黨請兵欲擊方義賊從之方義出擊走之乘勝至奴兀部曲盡殺其黨明年晉人討方義殺之昌大率二百餘人登城州人攻之昌大遁去其黨亦散晉州平

曹元正

石隣

曹元正王工之子母及祖母皆官妓也初限職七品鄭仲夫之亂助李義方遂歷郎將將軍明宗時為工部尚書轉樞密院副使東宮牽龍指諭缺元正請以其子補之王令中官諭曰已用尚書史正儒子矣元正勃然罵中使曰何正儒子可而元正子獨不可邪聞者莫不痛憤元正性貪暴嘗請勇於將作注簿李長同長同不許罵曰多奪人田富有錢穀猶以為不足又求官物邪何貪之甚也元正聞之怒諷重房以他事論奏流南方嘗為東北面兵馬使奪人貨貨不

可勝計至斂馬衣送其家見長髮者必剪其髮以爲
髻多至二駄十七年七月元正奪中書省公解田祖
平章事文克謙崔世輔文章弼杜景升左常侍李知
命直門下金純給事中文迪等請治其罪章凡五上
乃左遷工部尚書致仕其子英補英迪應倫女壻李
柱等貪暴尤甚而在近密重房亦奏黜之是月晦日
夜二鼓有賊七十餘人踰墻入壽昌宮殺樞密使梁
翼京內侍郎中李揆李繁等殺傷甚衆宿衛皆走匿
賊出內侍院燭照之所見輒殺至御所揚言曰高令
文俊白等已除兇徒當復衛社王曰誰爲汝主帥賊

詭言宰相杜景升給事中文迪等也左承宣權節平
知賊徒無繼潛出到街衢召兵至宮門外謹譟動地
賊懼走出西門中郎將高安祐聞變馳至市樓橋邊
見一僧詐爲病乞兒臥糞壤中卽捕之有紅燭跋在
腰間收繫鞫問乃元正怨文克謙欲去之與石隣石
冲石夫朱迪等謀遣其家臣高令文林椿幹俊白等
作亂也王命刑部尚書白任至大將軍朴純內侍將
軍李文中等按問數日令文俊白等俱服遂發兵捕
得元正隣等衆心稍安臺省刑部會市街先斬令文
椿幹等又斬元正等十餘人於保定門外并其黨三

十餘人籍其家者凡百七十餘戶隣本微賤世居倉
旁拾米以生補禁軍庚寅亂從李義方除郎將明宗
時從杜景升討趙位寵有功累陞上將軍歷東西北
面兵馬使嘗受所管驛吏銀二十斤屬其事於西海
按察康用儒不從隣憾之誣訴用儒請免其職王不
聽隣忿瞋目厲聲曰吾不復仕矣遂解帶投地出王
遣內豎雷之再三不從又命兵部尚書梁翼京雷之
翼京挽袖譬解之乃入內殿王溫言慰諭詔罷用儒
以解其怒隣退還收其詔隣數日不起王屢遣人使
就職隣猶偃蹇不朝國人皆傷王之弱而憤隣橫也

崔忠獻

怡 沆 竑

崔忠獻牛峯人父元浩上將軍忠獻蔭補良醞令明
宗四年元帥奇卓誠擊趙位寵召忠獻補別抄都令
以勞遷攝將軍為人沈鷙猜忍當事果敢弟忠粹性
勇悍與忠獻俱見稱是時諸叛臣相繼誅獨李義旼
在其子至榮至光等擅權凶恣人心憤之至榮嘗奪
忠粹家鵝鴿忠粹詣至榮請還辭甚悖至榮怒令家
僮縛之忠粹曰非將軍手縛誰敢縛我至榮壯而釋
之忠粹歸告忠獻曰義旼父子實爲國賊我欲斬之
忠獻難之忠粹強而後可二十六年王幸普濟寺義

叟稱疾不從潛往彌陀山別墅忠獻與忠粹及其甥
朴晉材族人盧碩崇等袖刃至別墅門外候之義叟
出門跨馬忠粹擊之不中忠獻直前斬之使碩崇持
首馳入京梟于首觀者驚噪聲震都下扈衛之士聞
變潰逸王乃趣駕還宮忠獻忠粹馳馬露刃至十字
街召集將士詣宮門奏曰賊臣義叟曾負弒逆之罪
臣等爲國家討之但恐事泄不敢請命王慰諭仍與
大將軍李景儒崔文清等回至市街諸衛將卒亦皆
畢集膝行聽命莫敢仰視乃閉城門分捕義叟支黨
悉獲之忠獻忠粹與文清景儒會仁恩館議事有旨

云平章事權節平孫碩上將軍吉仁等謀舉兵景儒
等且有異謀忠獻卽召節平之子準碩之子洪胤對
飲言笑自若俄目左右皆拉殺之遂斬景儒於坐以
文清老釋不殺捕節平碩及將軍權允柳森相御史
中丞崔赫尹等殺之時吉仁在壽昌宮聞變急與將
軍俞光朴公襲等擅出武庫兵仗以授禁旅宦寺奴
隸千餘人諭曰今忠獻作亂多殺無辜禍將及汝宜
各戮力以立大功乃率衆出宮門踰沙嶺向市街忠
獻勒兵迎鬪以敢死者十餘人爲先鋒揮劔大呼突
陣而前仁衆潰仁光公襲馳入壽昌宮閉門拒守忠

獻進兵圍之仁懼踰垣而遁王使開門納忠獻忠獻
疑仁在內使人入奏賊臣義旼跋扈臣舉兵誅之其
黨忌臣反欲加害上天不助兇徒自潰尚有餘黨潛
測於內請入宮搜捕王許之遂縱兵闖入隨遇輒殺
僵屍狼藉光公襲自刎王左右皆散走唯小君及宮
姬數人侍側垂泣而已忠獻引兵還仁恩館捕參知
政事李仁成上將軍康濟文得呂左丞宣文迪右丞
宣崔光裕大司成李純祐太僕卿潘就正起居郎崔
衡郎中文洪貴等三十六人拘于館門尋皆殺之又
殺上將軍周光美大將軍金俞信權衍等仁至北山

剃髮被縋墮巖下死文迪妻崔氏就積屍間覓夫屍
戴之而去觀者流涕忠獻既多殺朝臣人心洶懼遣
使諸道慰安之因上疏條陳十事一請入御明堂位
新宮二省官厚祿
三按驗公文悉還權貴所占私田四擇良吏禁勢家
奴徵租五禁諸道供進專以覈問為職六斥細髮勿
令入宮七令兩界五道按守令罷補外營以狀聞八禁
進臣第宅取玩踰制九禁山川樺補外營以狀聞八禁
進十釋投臺王嘉納之忠獻又奏黜冒進者侍郎李
尚敦等五十人又以小君僧洪機洪樞皆明宗宮等
六人在內干政奏還本寺拜忠獻左承宣尋知御史
臺事明年賜忠獻忠粹翰忠佐理功臣號並圖形閣
上興王寺佛像成忠獻將往慶之有人投書云興王

僧統寥一與杜景升謀變忠獻乃止遂謀廢王設醮告天是夕大雷雨暴風拔木忠粹與晉材謂忠獻曰今上在位二十八載老而倦勤諸小君在側竊弄恩威上又寵愛羣小多賜金帛府庫虛竭不可主臣民而太子孱闇弱不宜為儲副司空縝博學有度量若立為王國可中興矣縝婢忠粹壁之故云然忠獻曰平涼公上母弟宏略大度宜奉為君議未決晉材曰縝與旼皆可然立縝金必以為篡不如立旼議乃定忠獻忠粹與晉材碩崇及金躍珍等勒兵市街為中軍分諸衛兵屯于四街閉諸城門召杜景升流于紫

燕島竄樞密院副使柳得義等十二人配小君十人于海島遂遣兵入闕逼王出幽于昌樂宮使中禁指諭鄭允候守之放太子于江都迎平涼公即位于大觀殿是為神宗以子淵為太子忠獻擁兵入樞密院奏黜內侍閔湜等七十餘人王以忠獻為三韓大匡上將軍柱國忠粹為三韓正匡晉材為刑部侍郎初太子娶昌化伯祐女為妃至是忠粹欲以女配太子請于王王不悅忠粹佯謂內人曰上已出太子妃否內人以告王不得已黜之妃遂微服掩涕而出一宮皆泣忠粹即涓期聚工盛備裝具忠獻攜酒詣忠粹

飲酣曉壁言曰今我兄弟勢傾一國然系本寒微若以女配東宮得無外議况太子配耦有年不容一朝遽離古人曰前車覆後車戒向者李義方以女配太子卒死人手今欲踵其覆轍可乎忠粹仰天太息曰兄言有理敢不從即罷遣工匠既而改圖曰大丈夫行事當自斷耳復令督辦如舊其母責之曰汝從兄言予實喜之今復若是何邪忠粹怒曰非婦人所知以手推之仆地忠獻聞之曰忠粹無道於母若此况於我乎不可以說諭止也明朝當令吾眾候廣化門拒其女不納人以告忠粹忠粹亦謂其徒曰人莫敢

抗我者獨兄制我恃其有眾也吾當埽除其徒爾忠獻泣謂其眾曰忠粹欲配女儲君者無他欲以圖不軌也事已急矣計將安出眾曰請與朴晉材謀忠獻召晉材及躍珍碩崇等告之晉材曰公兄弟均吾舅也有何厚薄然國家安危係此一舉與其助弟而為逆孰若右兄而從順且大義滅親我當率眾助之忠獻大悅夜三鼓領兵千餘由高達坂至廣化門告門者曰忠粹明朝欲作亂臣等來衛社稷門者以聞王大驚即命開門納之使屯毬庭諸衛亦領兵來會忠粹聞之懼謂其眾曰以弟攻兄是謂悖德吾欲奉母

入毬庭見兄謝罪公等任其遠適將軍吳淑庇朴挺
夫等曰僕等所以遊公之門者以公有蓋世之氣今
乃樹懦如此是族吾輩也請一戰以決雌雄忠粹許
之黎明率兵千餘人屯十字街忠粹兵聞諸將皆歸
忠獻自知寡助稍稍遁去忠獻出廣化門向市街而
下忠粹向廣化門而上遇於興國寺南交戰晉材躍
珍碩崇各率徒衆一踰泥峴一踰沙峴一踰高達坂
首尾相應腹背攻之忠獻以御庫大角弩縱射矢下
如雨忠粹之徒取步廊扉板爲楯禦之不克遂大潰
忠粹曰今日之敗天也兄居臨津以北我居臨津以

南卽與淑庇存淑等馳至保定門斬關而出渡長湍
至坡平縣追者斬之傳首于京忠獻哭之謂追者曰
我欲擒耳何遽殺邪王論功陞知奏事元年私僮萬
積等六人樵北山招集公私奴隸謀曰國家自庚癸
以來朱紫多起於賤隸將相寧有種乎吾輩安能勞
筋骨困於箠楚之下今當刻日舉事先殺崔忠獻仍
各格殺其主焚賤籍使三韓無賤人則公卿將相吾
輩爲之矣因剪黃紙數千鈔丁字爲識及期集興國
寺衆不滿數百遂止博士韓忠愈家奴告忠愈以白
忠獻捕萬積等百餘人投之江明年黃州牧金俊瑀

謀誅忠獻不克見殺先是忠獻疑俊琚兄弟有異志
貶俊琚牧黃州弟俊光牧尚州俊琚不恤民事募勇
士日事遊畋晉材門客有勳中者與俊琚狎密召俊
琚謀作亂時俊光移守安邊府俊琚遣人通謀乃率
黃州民驍勇者潛入京俊琚妻父金純求告之忠獻
捕斬俊琚俊光到白嶺驛聞事敗乃還忠獻遣御史
中丞康純義等捕殺之純求以功拜將軍明年加三
重大匡守太尉初忠獻自知縱暴恐變生不測出入
禁闥以兵自衛至是謀變者益衆忠獻大懼凡文武
官閑良軍卒強有力者皆招致分爲六番更日直宿

其第號都房其出入合番擁衛如赴戰陣忠獻始以
兵部尚書知吏部事朝往兵部暮入吏部注擬以進
四年拜樞密使兼御史大夫吏兵部尚書自私第注
擬文武官以奏王領之二部判事坐政堂檢閱而已
忠獻獨顓政柄納賂多者始得拜官託附善承迎驟
遷清要盧瑄起市井拜吏部郎中氣勢日熾親戚皆
顯忠獻覺之令補外以琴儀代忠州判官崔孝基因
忠獻嬖妾月符獻犀帶忠獻悅特徵還一時名流靡
然附之六年進中書侍郎平章事熙宗立進守太師
門下侍郎判吏兵部御史臺事王以忠獻有擁立功

待以殊禮常呼爲恩門相國元年賜內庄田一百結封晉康郡開國侯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營第于澗洞毀人家百餘區制甚宏麗延袤數里擬於禁掖作茅亭于男山里第蒔卉竹呼兩制文士賦詩獻于王二年立府曰興寧置僚屬遣使行冊侯禮忠獻迎命于男山第諸王咸詣其門禮畢燕冊使贈犀帶白金夜宴諸王其帷帶絲竹花果聲伎之盛自三韓以來人臣之家所未有也自是忠獻出入宮掖便服張蓋侍從門客殆三千人宰執有立語馬前者加中書令晉康公辭不拜三年殺大將軍朴晉材初晉材

門客甚衆與忠獻埒率多勇悍而除官者少晉材常怏怏不平酒酣輒言忠獻無狀且謂若無舅氏可專國柄因流言晉康侯有無君之心每語門客曰寧無一日之榮乎忠獻聞而疑之會有投書言其狀者忠獻召晉材至卽命左右縛之斷其腳筋流白翎鎮居數月病死分配門客驍勇者四年王移御怡第忠獻饗玉錦繡彩棚胡漢雜戲極其侈異王賜忠獻玉帶通天觥帶各一腰南鋌十五斤王父子旣因忠獻得立每事受制徒擁虛位動靜號令不得自由雖外施禮遇內不能堪內侍王濬明參政于承慶樞密史弘

續將軍王翊等揣王意勸王圖之七年十二月忠獻
詣壽昌宮謁王有頃王入內中官給忠獻從者稱旨
賜酒食引入廡間伏僧兵十餘人亂擊從者忠獻知
有變倉黃奏曰願上活臣王閉戶不納忠獻計窘走
匿於知奏房紙障中僧兵三索竟不獲躍珍及鄭叔
瞻在重房聞事急卽入扶忠獻以出忠獻黨申宣冑
奇允偉等與僧徒相格鬪都房六番皆集官城外不
知忠獻生死有人登屋大呼曰令公無恙於是都房
爭入救之僧徒敗走躍珍欲領兵入宮盡殺官人且
行大事忠獻止之使上將軍鄭邦輔等捕司鑰鄭允

時鞫之乃知濬明之謀忠獻怨王廢之遷于江都放
太子社于仁州奉漢南公貞卽位於康安殿是爲康
宗流濬明及承慶弘績翊等于外後遣將軍李光裕
遷前王子喬桐光裕還言王驚愕失措且闕供頓忠
獻厲聲曰非我仁恕王父子得保首領以至今日乎
追思濬明事使我毛髮盡豎康宗薨忠獻奉高宗卽
位所立者五君是時忠獻專國旣久實行王事廢立
生殺在其掌握猜忍悖謬老而彌甚專事荒淫不恤
國政嘗自謂國富兵強每得邊報輒罵曰何以小事
煩驛騎責流告者由是邊將解體警報遂絕三年八

月契丹兵猝至京城無備人情洶懼皆怨忠獻而忠獻不以介意悉選驍勇以自衛聞家兵自左梗里至右梗里作隊數重彌亘街陌槍竿懸銀瓶三四誘示國人以募兵怡兵屯於選地橋互為應援門客有請從官軍者輒罪之閱戰于其第砌級危峻馬不得緣以人作馬升降假作契丹將佩金牌形擒斬之奏凱班師令羣妓作蓬萊仙女來賀狀忠獻樂其賞賚無筭侍御史金周鼎著黃背衫入卒伍中踴躍進退觀者鄙之四年丹兵逼郊畿忠獻父子於私第盛陳兵甲戒嚴而令百官守城撤城底民家開鑿隍塹怨訕

盈路興王景福王輪寺僧之從軍者謀誅忠獻佯若奔潰者曉至宣義門急呼賊至門者拒之斬關而入先毀郎將金德明忠獻家臣家趨忠獻第至市街為巡軍所逐忠獻遣家兵挾擊之僧魁中流矢仆其徒奔還宣義門懸門下不得出忠獻軍追斬三百餘僧擒其黨鞠之辭連元帥鄭叔瞻明日閉城門大索僧徒三百餘人悉斬於南溪邊適大雨流血漲川積屍如山人不得過者數月諸元帥軍潰奔還丹兵追至宣義門焚黃橋而退朝野大震忠獻使怡巡閱城廊兵器而已明年忠獻以年滿七十陽言將致政王知

其意命有司備禮儀賜几杖令出視事六年賜姓王
時趙冲破契丹兵凱還忠獻忌功停迎迓禮私宴諸
將於竹坂宮斂銀百官以供其費初冲欲留西京第
其軍功忠獻恐生變飛書趣還及論軍功忠獻主之
視賂多寡爲高下有功者無賞校尉孫永等釀飲於
市酒酣歎曰積勞兵間以乏貲不得官人告之忠獻
遣兵捕永并其同坐百餘人斬於保定門外郎將奇
仁甫謀誅忠獻不克見殺忠獻有疾上表辭職請還
賜姓悉放内外囚時月犯熒惑日官奏貴人死忠獻
聚伶人奏樂竟日夜三鼓樂未闌果死年七十一謚

景成百官縞素會葬祕器羽葆鼓吹旗常擬於王者
忠獻娶上將軍宋清女生怡珣既貴殺將軍孫洪胤
取其妻任氏生瑋尚熙宗庶女王氏生球高宗元年
封任氏爲綏成宅主王氏爲靜和宅主珣封寶城伯
瑋尚熙宗女封永嘉伯球官至守司空柱國忠獻起
於卒伍驟執國權磔戮朝紳毒痛生靈其殘忍毒虐
殆甚於仲夫義方然所立者五王所廢者二王而未
嘗遽行弒逆如康兆仲夫之所爲熙宗之廢也謀主
王濬明等亦不加害蓋有懲創而然也聞人謀害已
不置獄按驗輒投海中戮弟誅甥未嘗感形於色違

忤者卽見誅夷故凶威震聳於一國中外惴惴不敢
議其得失盧仁祐大將軍俊之子也與忠獻昵佯狂
直言忠獻忌之謫守仁州秩滿還忠獻營三第畜貨
玩無算一日顧左右曰欲取金銀珍寶獻於王府以
助國用衆皆曰善仁祐曰未若留爲經費更不斂民
之爲愈也忠獻憮然愧之然亦不以爲忤禮遇文士
如琴儀李奎報金坵等引置肘腋圖議政事咸爲之
盡力及其晚歲威勢亢極志氣驕溢侮隣啓釁謂無
足畏當金山兵之至也忠獻玩寇不設備遣諸將出
禦給羸卒數千交鋒輒敗由是賊遂熾初李至榮爲

朔州分道將軍悉籍雲中道楊水尺屬其妓紫雲仙
房役使之楊水尺者百濟叛民之遺種也太祖攻百
濟時不能制至是散處於興化雲中諸道無貫籍逐
水草遷徙無常嗜畋獵販柳器爲業至榮謂妓種出
於柳匠家乃以屬妓房至榮死忠獻納紫雲仙復取
楊水尺計口徵貢甚於至榮時以故楊水尺怨苦忠
獻及遼兵至迎降鄉導故悉知要害遠近所至莫能
禦忠獻患之楊水尺投書云我等非故爲叛逆也不
堪妓家侵奪以至於此若斬妓輩寬吾賦役則可倒
戈報國忠獻歸其妓紫雲仙上林紅于其鄉及破賊

論功忠獻一切徇私賞典不舉戮及有功由是將士
離心軍政益廢方是時也以趙冲金就礪爲將遼孽
兵至者不滿數萬而不卽勦除以致屯據跳踉者由
忠獻啓而縱之也江東之役因致蒙古之師兵連禍
結迄數十年麗室幾亡

怡初名瑀累遷樞密院副使高宗六年忠獻有疾密
謂怡曰予病殆不瘳汝勿復來怡乃稱疾不就令金
若先侍疾初忠獻私其婢桐花戲曰汝夫誰婢以興
海貢生崔俊文對忠獻召見俊文補隊正擢大將軍
日見寵任請謁者皆附俊文結勇士與上將軍池允

浚將軍柳松節郎將金德明爲忠獻羽翼及忠獻疾
四人謀曰令公亡吾輩怡必不容季子珣膽氣過人
可屬大事因覲怡候其欲除之遣人給曰令公病篤
欲見公怡疑不至德明反以其謀告怡怡慰諭畱之
俄而俊浚至曰公疾革宜速往候怡卽捕二人并松
節分配遠島道殺俊文忠獻死怡以其所畜金銀珍
玩獻王又以忠獻占奪公私田民各還其主多拔寒
士以收人望初忠獻授人官視賂多少時求八品者
甚衆而官制少於是陞五部錄事八品以史官翰林
之祿過於錄事亦陞八品怡以爲先王增史翰之祿

所以崇儒祿已增何必改官制遂復以史翰五部錄
事並爲權務官流其弟珣珣婦翁壽春侯沆承宣申
宣胄及忠獻家臣崔士謙婢桐花成春等于諸島尋
召還沆移珣于洪州珣勇而猜暴自流洪州心常快
快多行不義侵擾居民闔境苦之怡及州官禁之不
聽後珣聚羣不逞作亂召其州副使柳文柎判官全
兩才法曹李宗等兩才病不就文柎宗至珣即面縛
懸於樹尋殺之門樓擊鐃鼓呼譟州人皆會震慄失
措珣以書召在貶柳松節于南海金壽迎于禮山傳
檄劾州令發兵爲援使家僮發倉粟給軍怡遣兵馬

使蔡松年知兵馬事王猷率十領兵討之珣從數十
人逃上北山引兵圍之珣曰吾兄累年不召不請州
官護待以故蓄憤至此雖悔何及珣墜巖崖匿石窟
追兵至自剄佯死執而囚之死獄中按察使全懿獲
壽迎文梓松節等皆殺之怡使懿窮捕餘黨懿希怡
意誣以禮山結城麗陽大興等七縣監務與珣通謀
鞫之誣服七監務皆見殺洪州人常往來於珣者無
問輕重悉誅之重房劾懿擅殺壽迎等流海島承宣
車侗無才能唯以令色媚人嘗附忠獻用事權傾中
外怡疾之流于羅州後怡密爲書名還授樞密院副

使御史大夫厚饋遺八年封晉陽侯怡固辭尋參知政事吏兵部尚書判御史臺事東北面報蒙古使這可等至怡曰前使尚未暇應接況後來者乎宜令兵馬使慰諭遣還人以爲蒙古之釁始此怡會宰樞其第議發南道精勇保勝城宜和州鐵關要害處以備蒙古知奏事金仲龜曰比來州郡被契丹侵掠民皆流亡今無警急遽又徵發邦本不固將若之何怡竟不聽十年怡修隍羅城以家兵爲役徒出銀瓶三百米二千餘石以支其黨上將軍崔愈恭嘗與樞密副使吳壽祺將軍金季鳳郎將高壽謙等邀宴重房諸

將於其家謀盡殺文臣以報私怨事覺貶壽祺爲白翎鎮將尋遣人殺之愈恭爲巨濟縣令季鳳爲溟州副使配守謙海島明年愈恭與季鳳及大將軍李克仁謀殺怡怡知之殺愈恭克仁季鳳散員朴希道李公允等流其黨五十餘人于島辭連樞密副使金仲龜將軍咸延壽李茂功朴文備等皆流遠島十二年百官詣怡第上政簿怡坐廳事受之六品以下再拜堂下伏地不敢仰視怡自此置政房于私第選文士屬之號曰必閣赤擬百官銓注批目以進王但下之而已嘗拜私奴之子安碩貞爲御史中丞人皆憤之

十三年怡患腫自兩府至掾吏爭祈禱設齋作疏都下爲之紙貴賜功臣號十四年怡領敎定都監初忠獻置敎定都監掌庶事怡因之怡門客多當代名儒分爲三番遞宿書房森溪人崔山甫曉陰陽術剃髮住金剛寺與姪光孝盜宰人牛縣官捕之光孝逃山甫變姓名曰周演之後至京以占術惑人怡與語稱賞日益親信事皆咨之聲勢日盛能禍福人人皆畏之爭賂遺以術僧道一爲弟子相與密謀自言察聲觀色能辨人貧富壽夭多引婦人之美者淫焉醜聲流聞畏怡莫有言者演之密白怡今王有失位相公

有王侯相命之所在其可避乎怡以語金希礪希礪問演之曰果有此說乎演之愕然詣怡曰密語洩恐禍及怡謂演之侮已會有人譖怡曰頃者公有疾上將軍廬之正大將軍琴輝金希礪會演之家謀害公奉熙宗復位怡信之流演之于南海之正及輝亦配諸州籍演之家得熙宗與演之書有誓同生死之語怡卽遣將軍曹時著等遷熙宗于江華又遷于喬桐沈演之于海夷其族捕道一鞠之乃服又捕之正輝希礪殺之有文大淳者嘗流紫巖島有僧犯罪亦配是島與大淳相惡密遣人譖怡大淳謀作亂發近邑

兵怡遣郎將李普執大淳等不問而殺之朝野稱冤
十六年怡占奪隣舍百餘區築毬場東西數百步淨
坦如碁局每擊毬必使里人灌水浥塵日聚都房馬
別抄令擊毬或弄槊騎射怡邀宰樞耆老臨毬庭觀
之能者立加爵賞於是都房別抄鞍馬衣服效鞬鞞
風俗競以美麗相誇都下子弟亦爭事豪侈妻妾多
見棄者五軍習戰人馬死傷者亦衆於其終習田獵
繇絡循環怡悅之宋商獻水牛四頭怡私造御輦以
進輦飾金銀錦繡覆以五色氈窮極侈麗王嘆賞以
輦駕水牛道路爭觀十七年太倉八廩地庫皆灾怡

及若先擁家兵自衛無往救者火徹夜不滅十八年
怡妻鄭氏死王命官庀葬事用順德王后例賻以大
府綵段七十疋怡辭不受三殿及諸王宰樞承宣以
下爭設奠務爲侈美市價踴貴以金銀錦繡飾龕室
左右列紅燭連亘數里石室極奇巧是年蒙古大舉
入侵王遣三軍禦之馬山草賊魁自降詣怡曰請以
精兵五千助擊怡大喜賞賜甚厚造戎冠金環子許
著慰之怡遣人往廣州冠岳山草賊屯所誘致賊魁
五人精銳五十人厚賞以充右軍忠州奴賊魁池光
守僧牛本來怡褒賞以光守補校尉牛本主忠州大

院兵至禮成江京都洵懼怡與若先以家兵自衛守
城者皆老弱怡遣御史閔曦內侍宋國瞻犒蒙兵昇
天府副使尹鱗潛家于江乃說曰江華可以避亂怡
信之使人往審之明年蒙古河西元帥遣使寄書送
金線二疋其書稱令公蓋指怡也怡不受曰我非令
公以歸淮安公使使亦不受往復久之怡竟使學士
李奎報製低答書以還怡使江華別監申之甫迎熙
宗於紫燕島王后薨怡獻棺槨皆飾金銀玉見而嘆
賞怡聞大集成女新寡而豔娶以爲後室時集成爲
後軍陣主雖敗軍恃怡無恐大氏欲歸謁父母怡令

索十品銀瓶二十奪五店公私瓶以充之怡欲遷都
江華會宰樞其第議之皆畏縮不敢言夜別抄指揮
金世冲排門入詰曰松京自太祖以來歷代持守凡
二百餘年城堅而兵食足固當戮力死守社稷捨此
將安都乎怡問守城策世冲不能對集成謂怡曰世
冲效兒女之言欲沮大議請斬之以示中外金鉉甫
希集成意亦言之於是引世冲斬之遂請王亟幸江
華王猶豫未決怡奪祿轉車百餘兩輸家財于江華
令有司刻日發遣五部人戶榜日不及期登途者以
軍法論遣使諸道徙民山城海島發二領軍營宮闕

于江華時霖雨彌旬泥濘沒脛人馬僵仆達官及良家婦女至有跣足負戴鰥寡孤獨失所號哭者不可勝計二十一年王論怡遷都功欲封侯立府百官皆賀于第怡辭以迎詔禮物不備於是州郡爭致饋遺遂封爲晉陽侯怡營私第役都房及四領軍輪舊京材木多取松栢植園中悉以船輸人多溺死者園林延袤數十里爲崔宗俊構第二日而成奪路人馬輸材瓦託怡而輸私物者亦如之行路嗟怨二十二年怡與宰樞議徽州郡一品軍加築江華沿江堤岸二十九年加食邑進爵爲公三十年左倉納晉州稅王

以晉陽爲怡食邑命黜倉別監怡修國學納米三百斛于養賢庫遣大司成宋國瞻諫議洪鈞相安南地欲鑿渠通海不可乃止東海中有島名蔚陵地膏沃多珍木海錯以水程遠絕往來者久怡遣人視之有屋基破礎宛然於是移東郡民實之後以風濤險惡人多溺死罷其居民三十一年怡以郎將申著爲按察使正言李僊上書劾之怡怒貶僊延州副使督令之任三十二年四月八日怡燃燈結彩棚陳伎樂百戲徹夜爲樂都人士女觀者如堵五月宴宗室宰樞結彩棚爲山張繡幕羅幃中結鞞鞞飾以文綉綵花

設大盆四盛冰峯盆皆銀釦貝鈿大尊四插名花十
餘品眩奪人目陳伎樂百戲八坊廂工人一千三百
五十餘人皆盛飾入庭奏樂絃歌鼓吹轟震天地怡
給八坊廂伶官兩部伎女才人金帛其費鉅萬三十
三年怡享王設六案陳七寶器膳饌極豐侈怡自誇
詡曰復有今日乎怡好燕樂聚飲無度或宴三品于
其第或宴宰樞文武鼓吹連日至夜分而罷酒酣御
史中丞林宰執卮作倡優舞見者鄙之燕兩府極歡
使伶人奏唐樂天忽雷電怡懼止三十六年死輟朝
三日謚匡烈及葬儀衛甚盛後配享康宗廟庭怡無

適子嬖妓瑞蓮房生二男萬宗萬全初怡欲傳兵柄
於若先恐二男爲亂送松廣社剃髮並授禪師萬宗
住斷俗萬全住雙峯皆聚無賴僧爲門徒惟以殖貨
爲事金帛鉅萬計慶尚道蓄米五十餘萬石貸與取
息秋稼始熟催徵甚酷民無餘粟租稅屢闕門徒分
據各寺倚勢橫行鞍馬服飾皆效韃鞬相稱爲官人
或強淫人妻或擅乘驛騎陵轢州縣官吏其他僧徒
乘肥衣輕者詐稱弟子所至侵擾州縣畏縮刑部尚
書朴暄言於怡曰今北兵連年入寇民心疑貳撫以
恩信猶恐生變今兩禪師門徒割剝民產斂怨實多

南方騷擾若北兵猝至恐相應爲變怡聞之猶豫會
慶尚道巡問使宋國瞻亦寄書言之怡謂暄曰若之
何暄曰公若召還兩禪師罷遣無賴僧徒以慰民心
可保無事怡然之卽遣御史吳贊行首周永珪于雙
峯斷俗發錢穀悉還其主焚契券囚門徒之爲惡者
中外相慶萬宗萬全詣京與其妹宋愜妻泣訴怡曰
尊公在時侵逼尚爾百歲之後吾兄弟不知死所矣
怡乃悔之反謂暄離間父子流黑山島貶國瞻東京
副留守悉釋其門徒令萬全歸俗改名沆
沆初拜左右衛上護軍戶部尚書諸王宰樞皆詣門

賀怡使待制任翊投書侍郎權躋習禮遷樞密院知
奏事分與家兵五百人及怡病沆領兵入府聞病殆
卽還其家怡死上將軍周肅領夜別抄及內外都房
欲復政于王猶豫未決殿前李公柱崔良伯金俊等
七十餘人歸沆肅亦附焉合番擁衛沆服喪二日而
除及葬杜門不出悉其父諸妾王拜沆銀青光祿大
夫樞密院副使吏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太子賓客兼
東西北面兵馬使又以爲教定別監沆忌知樞密閔
曦副使金慶孫得衆心流海島又流左承宣崔垣將
軍金安指諭鄭洪裕及怡侍妾三十人王下制超授

相位明年沆黜巫覡于城外以教定別監牒蠲清州
雪絲安東鹽絲京山黃麻布海陽白紵布諸別貢及
金洪州等處魚梁船稅徵還諸道教定收獲員委其
任於按察使以收人望初怡以羅得璜河公敘李瓊
崔甫侯爲宣旨別監分遣諸道爭割誅求民不勝
苦沆欲干譽皆罷之不數年復用人皆憤歎王下制
以怡食邑晉州祿轉稅布徭貢直納于沆沆辭不受
一日沆衷甲領兵自長峯宅馳馬移于見子山晉陽
府由東偏戶入蓋畏人也沆前娶大鄉崔昱女有疾
棄之改娶左承宣趙李珣女王命牽龍中禁內侍茶

房衛送賜御座肩輿燈燭黃金鏡奩粧具諸王宰樞
皆贈金帛致賀移忠獻真于昌福寺文武官各二十
員導從如移太祖真儀沆爲僧時與甫州副使趙廉
右道康監務朴長源有憾及用事乃流于島侍御史
李僊素與二人善及按慶尚道至固城召二人宴縣
令權信由亦與焉後有僧譖信由於沆曰僊與信由
潛召廉右等謀亂沆投僊等四人于江時人哀之王
以築中城功拜門下侍中封晉陽侯開府讓不受一
日月犯房上相司天臺奏月犯上相占云主有憂上
相誅有亂臣臣代其主時王將迎蒙古使幸梯浦宮

故司天欲王修省停幸沆見實封惡之嗾御史臺劾
司天安奏星變罷判臺事崔允旦太史丞吳安矩沆
嘗以繼母大氏助若先子救不右已深怨之乃奪大
氏宅主爵收其財產投大氏前夫子吳承績于海會
夜黑潮退承績得不死祝髮潛入皆骨山寄書母家
語洩沆大怒獲承績投之江流大氏于海島尋毒殺
之大氏族黨及諸奴婢或殺或流凡七十餘人沆信
讒凡有私憾者輒誣告謀亂以邀賞及鞫無驗沆遣
將軍宋吉儒沈金慶孫于海以承績姻親也分遣人
沈殺南道編配者過半周肅初名永賚性浮夸爲怡

友壻怡寄以腹心每聞讒訴必委肅治之肅阿其意
無問曲直皆殺之又使肅監選校尉視賂多少爲次
朝野切齒怡死沆以肅先附已待甚厚事皆咨問沆
嘗徙見子山第不令肅知之始相疑忌沆遣郎將林
庚押肅流島至熊川沈殺之肅意將軍金孝精構之
臨死語庚曰孝精與吾謀欲復政于王庚還以告沆
沆流孝精于島尋殺之是年王命封侯立府沆又讓
不受三十九年李峴奉使如蒙古沆謂峴曰彼若問
出陸宜答以今年六月乃出峴未至東京阿母侃洪
福源等請發兵伐之帝已許之及峴至帝問爾國出

陸否對如沆言帝又問雷爾等別遣使審示否則如何對曰臣正月就道已於昇天府白馬山營宮室城郭臣敢妄對帝乃雷峴遂遣多可阿土等密勅曰汝到彼國王迎于陸則雖百姓未出猶可也不然則速回待汝來當發兵致討峴書狀張鎰隨多可來密白王王以問沆對曰大駕不宜輕出江外公卿皆希沆意執不可王從之遣新安公佺出江迎多可等請入梯浦館王乃出見宴未罷多可等怒王不從帝命還昇天館識者曰沆以淺智誤國大事蒙古必至矣未幾果至屠滅州郡所過皆為煨燼四十年拜門下侍

中判吏部御史臺事沆在家送謝沆劾九曜堂于闕西及成王幸觀之許沆親侍二十人初入仕在史二十人直拜把領工匠賞功有差自遷都後蒙古督令出陸縱兵侵掠求寧公綽在蒙古軍貽書沆曰去年秋皇帝怒大駕不渡江迎使發兵問罪吾無計沮之白皇帝曰臣願將命諭本國令復都舊京子孫萬世永修藩職皇帝勅臣曰汝與本國宰臣歸到汝國諭以朕命使之出陸吾於六月初吉到也窟大王處具告之勒令隨軍一時同發今也窟等十七大王太子各領兵馬抄蒙古漢兒女真高麗人屯田南北界以

蒙古精兵分攻水內山城且帝命大官人曰國王若
出迎卽當退兵今國之安危在此一舉若不出迎須
令太子若安慶公出迎必退兵社稷延基萬民接堵
公亦長享富貴此上策也如此而兵若不退族予一
門惟令公圖之峴亦隨蒙古軍而來貽書云吾二年
見畱觀其行事殊異前聞不嗜殺人愛惜物命去今
年賜詔條件固非難事何不出迎皇帝怒曰爾國不
知朕愛護之意故發兵問罪國家如欲延其基業何
惜遣一二人出降今東宮若安慶公出迎陳乞庶可
退兵願公思之翼日宰樞會議皆曰出迎便沉曰春

秋貢奉不絕前遣三次使价三百人未還而猶若是
今雖出迎恐爲無益萬一執東宮若安慶公至城下
邀降何以處之皆曰侍中議是出迎議寢四十一年
宴宰樞于其第觀擊毬戲馬別抄有以黃金飾障泥
金葉羅花挿馬首尾者沈嘗分日宴諸王宰樞承宣
文武四品以上自是宴會無常明年王詔曰旦奭相
周蕭曹佐漢君臣相資古今一揆晉陽公崔怡當聖
考登極之日寡人卽祚以來推誠衛社同德佐理越
辛卯邊將失守蒙兵闌入神謀獨決截斷羣議躬奉
乘輿卜地遷都不數年間宮闕官廨悉皆營構憲章

復振再造三韓且歷代所傳鎮兵大藏經板盡爲狄
兵所焚國家多故未暇重新別立都監傾納私財彫
板幾半福利邦家功業難忘嗣子侍中沆適追家業
匡君制難大藏經板施財督役告成慶讚中外受福
水路要害備設兵船又於江外營建宮闕且築江都
中城金湯益固萬世永賴况今大廟草創未備實乖
奉先之意朕心未安又令門客朴成梓爲督役使凡
百之費皆出私儲不日功畢制度得宜誠罕世大功
朕甚嘉嘆其令有司開府益封食邑加贈考妣進秩
二子成梓以下至工匠亦皆賞賜有差沆辭不受尋

進中書令監修國史新及第郭王府等謁沆沆登樓
與花酒四十三年賜濟衆康民功臣號西海別監宋
克儂斂菴實三百八斛賂沆卽拜御史人號爲菴實
御史前學錄鄭珉諧於沆曰河東監務盧成與鄉人
李珪李昌結爲兄弟招集陝州副使薛仁儉南海縣
令鄭梟及第俞汝諧僧明就等常置酒爲樂誚國
政當宴會書天子之門諸賓莫入八字帖諸門以防
外客各陳懷唱和有賢士趙曾曰倡雜得意秋之句
沆怒斬成珪昌于市配仁儉梟等于海島時人指珉
爲食人者四十四年沆病篤王爲放獄囚沆扶病登

後園小亭賦詩詩云桃花香裏幾千家錦幄氤氳十
里斜無賴狂風吹好事亂驅紅雨過
張吟畢還寢暴死追贈晉平公沆初為僧通宋愔婢
生竝適妻無子以竝為嗣竝美容貌兩手微有金色
性沈默多羞澀沆使景琳師為起教詩筆權躋任翊
教政事鄭世臣教禮王以竝為殿中內給事賜紅鞞
沆嘗以竝屬宣仁烈柳能曰若輔導成就獲承家業
則君等之賜也及沆病召仁烈能執手曰君等保護
此子吾死無恨矣沆死殿前崔良白祕不發喪按劍
叱侍婢勿哭與仁烈謀以沆言傳于大將軍崔瑛蔡
楨及能等會夜別抄神義軍書房三番都房三十六

番擁衛乃發喪王即授竝借將軍又命為教定都監
百官皆詣門弔賀沆嬖妾心鏡美麗慧黠竝曾私之
沆死之日納之後房沆本妓出竝又母賤故時人讀
簿書至倡伎賤隸之言輒諱之人有仇怨則譖以訾
公所出微竝盡殺之竝發倉賑飢民給諸領府各三
十斛王以竝為樞密院副使判吏兵部御史臺事讓
不受竝復歸延安宅及靖平宮于王府納其家米二
千五百七十餘石于內莊宅布帛油蜜于大府寺又
以年饑發私廩賑權務隊正近仗左右衛神虎衛校
尉以下及坊里人尋拜樞密院副使又辭不受改授

右副承宣四十五年竝以將軍邊軾郎將安洪敏散
員鄭漢珪爲江華收獲使恣其攘奪百姓嗷嗷舊制
奴婢雖有大功賞以錢帛不授官爵沉始除其奴李
公柱崔良伯金仁俊爲別將聶長守爲校尉金承俊
爲隊正諸奴白竝曰公柱身事三世年老有功請加
參職乃授郎將奴隸拜參自此始竝年少暗劣不禮
遇賢士所與親信者如柳能良伯皆庸隸輕躁其舅
巨成元拔及心鏡內行譖訴外施威福黷貨無厭時
遭歲饑饉不發粟賑貸由是大失人望及古儒之貶
與柳璫柳能金仁俊兄弟交惡不相接見神義軍都

領朴希實指諭李廷紹密謂璫仁俊承俊公柱將軍
朴松庇都領林衍車松佑郎將金洪就等曰竝親近
儉小信讒多忌不早爲之所吾曹恐亦不免遂定計
約以四月八日因觀燈舉事中郎將李柱聞之與牽
龍行首崔文本散員庾泰校尉朴瑄等密爲書通竝
良伯仁俊子也大材之妻父也大材以希實謀告良伯良
伯佯應以告竝竝急召柳能計議時日已暮能曰暮
夜無能爲請以書諭夜別抄指諭韓宗軌遲明召李
日休等勒兵討仁俊未晚也竝然之大材妻在側聞
之以告大材大材告仁俊曰事急矣不如早圖旣昏

仁俊率子弟趨神義軍見希實延紹云事洩不可猶
豫乃召集向與謀者及別將白永貞隊正徐挺李祿
林衍使衍及指諭趙文柱吳壽山捕宗軌殺之又召
指諭徐均漢等會三別抄于射廳使人呼於道曰令
公死矣聞者皆集璪與松庇等亦至仁俊曰如此大
事不可無主者可推大臣有威望者以領眾卽召樞
密使崔昱昱至又邀朴成梓議之仁俊召良伯未及
升堂別抄兵以炬燒口遂斬之衍又斬日休于其家
仁俊令竝門卒不報更籌分隊伍於廣場燃松明如
晝衆人呼噪適大霧竝家兵無一人知者黎明夜別

抄壞竝家壁而入元拔壯士也聞難驚起拔劍當戶
兵不得前元拔自度不勝欲擔竝走避以竝肥重未
能乃扶上屋葺又自當戶壽山突入擊元拔中額踰
垣走別抄追斬于江岸乃索竝及能皆殺之璪仁俊
昱詣闕百官俱會泰定門外兩府及璪仁俊入謁便
殿復政于王發竝倉穀分賜有差太子府二千斛諸
王宰樞文武百官以至胥吏軍卒阜隸坊里人小不
下三斛遣郎將朴承蓋于慶尚道內侍全琮于全羅
道籍沒竝及萬宗奴婢田庄銀帛米穀宰樞奏崔忠
獻罪盈惡積崔怡專權擅命宜削去圖形罷廟庭配

享從之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木齋家孰彙纂麗史卷之四十四

